

尋人



吳蓮娜。看不出她的年紀。她一笑，你就住進她的笑裡，忘記自己的歲數。她不高也不矮，站在你旁邊的時候，你會想一直跟她走下去。她的膚色白皙，即使她住在島嶼上陽光最烈的角落。她可以跟任何人當朋友，尤其是那些沒人要的朋友。她說，每個人心中都有最柔軟的那一塊，她不在乎人們的言語和行動多麼尖銳，她只跟那最柔軟的一塊相處。她像一朵蓮花，永遠不會掉光她的花瓣。而蓮花的蓮剛好是她中文名字裡的一個字。她說，腳在她的身上，她要去哪裡是她的自由。她就這樣走了。

聯絡：吳俞萱

(505) 230-8652

破口

「你們要跪嗎？」沒跟誰討論，我說要，我們要跪。是我自己，迫切需要這最後一次。面對這具肉身，回以肉身的應答。

妳死前，屁股溝內生了一個粉紅色的破口。破口，是一柔嫩的肉。我拿起棉花棒，沾生理食鹽水為妳擦拭。妳一動不動。自從妳由二樓睡了 30 幾年的房間搬到一樓書房，再從書房搬到客廳，在客廳脫下內褲，坐上便盆椅，稀哩嘩啦排掉私密和尊嚴，妳就開始一動不動，用殘餘的力氣維持人形。

幸福的結婚儀式，想來仍是狼狽的戲。只有臨別的一跪。跪在妳面前，一動不動，想起自己違抗了妳所有素樸的期待。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眼淚沖垮妝容。原來，我額前掩上的白紗是為了遮蔽破口。當我察覺雙膝承受的重量就是妳此生一肩扛起的重量，我情願跪一輩子，守住妳穿透我白色面紗而來的眼神。

在火葬場跪下，無處安放我的失神，妹妹的小孩嘹亮激切地喊出：「火來了，快跑！」他的聲音充滿痛苦且又不得不跨過自己有限的哀愁，深怕妳被火燒著於是聲嘶力竭。他把真實吼了出來，令儀式復活。僅剩的最後一聲呼喊，我才把我放了進去。

我太脆弱，總需一純粹之物來引動我的破口。就像妳在我 19 歲的時候開車從台東到台南看我，我帶妳走進圖書館，就著一台小電視，播放《偶然與巧合》。我不知道跟妳說什麼，只想跟妳一起看我當時最愛的電影。裡頭的女人向著死亡而活，當她明白上帝只存於所愛之人的眼中，電視螢幕偶然閃現的黑色鏡面，映現了妳和我。

10 歲的某一天清晨，我流血了。我不知道該怎麼辦，就在內褲上墊了厚厚一層衛生紙。坐下一動不動，彈了一整天鋼琴。直到妳晚上回家，我才告訴妳這個秘密。此後，失血的那些秘密如果不是對妳說，那就一輩子也不告訴誰。

殘響

每次妳伸手，指著裂縫笑——我就發火。以為妳在傷口上，啟示死亡。妳從不回話，轉身去接一整天響不停的電話。聽他們墜落不死，餘後的殘響。沒有人把妳當人看。我拔掉電話線，轉身妳接回，默默栽入他們的哀鳴。妳願自己碎成夠多的片數，任他們分食。四分五裂之際，妳不忘去藥局排隊。妳說：今天是我，明天換妳。疫情還沒結束，妳就死了。妳按時買回家的兩片口罩堆起來，比妳的骨灰罈還高。那天傍晚妳說：我要睡了。隔天清晨 7 點 19 分，妳不再醒來。我在手機上的鬧鐘設下妳斷氣的時間。每日我在那一刻醒來，戴上妳買回的口罩，去過我墜落不死的人生。分食妳，餘下的殘響。此刻我坐在妳的書房，看妳裱框掛在牆上的唐卡：左腳盤坐的綠度母向下伸出右腳，踩在一朵蓮花上，隨時要去救渡受苦的人。而大地裂開，尖刺的破口形成一列觸手，迎接地底湧流而出的水，緊貼自己的曲折。從不回話，妳笑。因為下一秒妳轉身跳下，化成水，握住裂縫的手。妳眼中沒有傷口與死亡，妳無法不為全新的地貌，露出笑容。來世，對我發火吧。讓我早一點，從自我的殘骸中醒來。